

对面何人 是



张欣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张
欣
著

对面是何人

上
海
文
艺
出
版
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对面是何人/张欣著. -上海: 上海文艺出版社, 2009.8

ISBN 978-7-5321-3564-6

I. 对… II. 张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102015 号

责任编辑: 谢 锦

封面设计: 袁银昌

对面是何人

张 欣 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地址: 上海绍兴路 74 号

电子信箱: csbcm@public1.sta.net.cn

网址: www.slcm.com

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交大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700×1000 1/16 印张 13 插页 2 字数 187,000

2009 年 8 月第 1 版 200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321-3564-6/I · 2719 定价: 21.00 元

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

T: 021-54742977

人生的每一次对决(代序)

张 欣

一直相信,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隐秘的天平,如果一边是欲望,名利,金钱或者苦难,另一边便是灵魂,良知,自省,坚持或者感动。

有时面对的是自己,有时面对的是亲人,而有时面对的是情感,岁月,幸福,不舍。有时我们会热泪盈眶,有时却目瞪口呆。所谓一念之差,就是在瞬间的抉择。一次次地经受考验,一次次地承担后果,静水深流。

文学便是只呈现,不评价。

在这部小说里,如一是传统的,脚踏实地的,我对她的把握相对从容。但是对于李希特的描写,我的内心是纠结并且矛盾的,因为他已经超出了我的价值观,我一向是质疑这种人生的,我已经被教育得非常规范,是人生流水线上不会出格的产品。而李希特对自己的放纵是非常彻底的,而中年放纵未必一定是贪图享乐和美色,也可以是重拾梦想。

通常我们对梦想的描述都是人们历尽周折,苦尽甘来。殊不知这是人生的最深的一剂麻醉药。所以我选择了梦想破灭的人,因为人只有在这种时候才会暴露出心灵深处的迷幻花园。当黑暗来临,人性的光辉开始慢慢显现。有时候文学是一种品鉴,就像失败之后的心境是值得回味的,就像静也是一种声音。

钱这个东西或许没有缺点,但是一旦拥有,人生的秩序会戏剧化的重新排列,出现意想不到的结果。有时候便成为悲剧的根源。所以对它始终应该保持足够的警惕。

圣经上说:若我们要如盐如光影响别人,则我们必须有丰盛的生命。

所谓丰盛的生命,大概就是我们饱受折磨的心灵吧。

一休宗纯十三岁的时候，曾经写下：荣辱悲欢目前事，君恩浅处草方深。这样的诗句为何会出自一个并未展开人生的少年？后来他七十八岁时遇到一位叫森的盲女，却又像年轻人那样产生了真挚的爱情。名妓谈情，高僧说禅，皆有高妙之处，却必定是过来人。

其实过程和结果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人生的饱满，无论是苦是甜。

—

让一个女人低头的,是爱情。

能把男人折磨得死去活来的,是他们的梦想。

地铁站口像一眼深井,滚动电梯从地下通道延伸而上,随着光线渐渐充足,传送带上的脸庞一张一张地明亮起来。都市人是惯常缺乏表情的,穿着各异也依然像一件件的行李。相比之下地铁站口还显得生动一些,它是现代都市的标志,沉默的指路人。

在这些脸庞中,有一张女人的脸也是这样慢慢清晰的,并没有什么特别,这张脸是干净的,瘦削的,却也有了岁月的印痕,眉眼云淡风轻,总之是一种别样的宁静。另一层涵义是,有故事,但是不说也罢。

她叫如一。

相熟的人也都叫她如一,不加什么称谓,别人是嫂是婶,是七姑八姨,她只是如一。

这是一个周末的傍晚,暮色尚未四合,天空像正午一般明亮,路上的行人很多,有些人匆匆赶路,而更多的人装扮一新刚刚出街,准备一整晚的狂欢。如一裹挟在人群中,她微低着头,心无旁顾,一手提着空空的蓝红相间的编织袋,显然是送货归来。她当然是赶路回家的人。

走至多宝路口,她看见荣记茶餐厅的番薯昌,飞快地骑着自行车,前把手两边都挂着盒饭,一看便知是外出送餐。番薯昌是荣记的店小二,长得就像一只大番薯,穿戴也不讲究,从未有人看他穿过净色的衣服,全部是花里胡哨的行头,衣服上印的不是整片的椰子树就是整只的火鸡鸟,这让他看上去精力充沛,

热闹好动，几乎成了多宝路上活动的标志物。

见到如一，他笑，诡谲地笑。

一看就是喜见人家生意赔本房子冒烟的升斗小民。快去看看，番薯昌笑嘻嘻地说道，你家希特又惹事了。那种轻慢的口气，听上去像是，你儿子真是惹祸精啊。

但其实李希特并不是如一的儿子，他是她的丈夫。更奇怪的是如一也没有理会番薯昌，更没有改变节奏，还是四平八稳地走进多宝路。

多宝路在城西，也就是老城区，老城区的特色是没有规划，所有的旧建筑熙熙攘攘地挤在一起，偶尔有一栋新建筑点缀一下，也像是一个女人并无妆容和服饰却涂了浓重的口红，让人无法评说。拥挤的街景给人的第一印象是好乱，第二印象却是好方便，但其实那些店你一辈子都不一定会迈进去。比如炭画像，画谁都跟故去了多少年似的；再比如唐鞋，就算这种布鞋穿着舒适，不长鸡眼，纯手工，你真会站在一张白纸上让人画脚模子吗？

又如打金，一点小首饰，按照不同年代的流行，换着样式打来打去祖祖辈辈地传下去。而这些店铺又是不死的，跨国公司都倒闭了，他们还是天天开张。

所以老城区是有魅力的，因为它够老，同时又够顽强。

如一住在镇水街，顶在街口的是“老陈修车”，一堆修理自行车的工具和打气筒摊在破旧的遮阳伞下，通常是既没有人也没有车，必定有人喊一嗓子老陈修车，老陈才会从家里跑出来，戴上老花眼镜认真修车。他的儿女都不干这个，一是没有前途，二是只要在一旁帮忙就受到他的训斥。

镇水街是多宝路上若干街道中的一条，或许当年一遇暴雨便整条街浸在水里因而得名？谁又关心这个？总之是条老街了，街面和房子陈旧破败，住在这里的人无论后来发没发财，争没争着脸面，是否已在外边买房，或者跑到了国外，回来还是老张老王，大伙齐心协力守着这块阵地，等着拆迁时狠敲国家或者开发商一笔。

关起门来，谁打的主意都是争当最牛钉子户。打开报纸，第一版是国家大事，政要云集。或者杨利伟。或者矿难垮桥。第二版就是自己的牛钉照片，一夜之间也算是名利双收。

然而人算不如天算，每回都是真真假假的传闻扫过一轮之后，一切重归平静，犹如只见媒婆登门，姑娘却永远嫁不出去。

拐进镇水街，如一便看见自家的住处前面，停着一辆奔驰车，一个司机模样

的人站在车门边跟李希特吵架,李希特的脸色气得铁青,眉毛拧巴着,眼睛里投射出鹰一样的光芒,嘴角撇成了八字,胸脯一起一伏。周围是街坊四邻,都在大声说话,有的论理有的帮腔,还有的手势如刀劈,听众全是对方辩友,估计是有感而发不吐不快。

一问才知道,李希特当街当巷的刷牙,一口白沫沫正好吐到了驶来的奔驰车的车窗上,司机当然不干了,跳下车来冲着李希特嚷嚷,李希特很生气,就把剩下的半缸水照原样泼了出去,黑色的奔驰车花了一片。

镇水街本来就很窄,一辆车就把路面全占完了,行人得贴墙站着。如果还不自觉地狂按喇叭,基本上是神憎鬼厌。但在多宝路上,镇水街的位置穿进穿出的很方便,所以众人反映了多少回,这里也没有禁车,造成了一定的困扰。一旦发生纠纷大伙就气不打一处来,自然是帮人不帮理。

如一见状,什么话也没说,径自到公共厨房找了块抹布,把奔驰车的车窗擦干净,司机这才骂骂咧咧地走了,望着远去的车屁股,李希特还在呼呼生气。如一把他推回家里去了。

镇水街的人都知道李希特的生活方式是晨昏颠倒的,傍晚时分别人都是买菜回家,煮饭冲凉看电视,只有他是刚刚起床,新的一天随即开始,对于他来说黄昏每天都是新的,当然要洗漱刷牙。

白天他睡觉,他说白天什么丑恶现象都看得清清楚楚,那能干什么事?又能干成什么事?

李希特是个闷人,平时话很少。三年前还在一家国有单位干得好好的,据说已经是副处。后来单位搞竞争上岗,要上台发表竞选纲领,还要录像,正面侧面身高达态,总而言之像选美似的要给评委会看。李希特很生气,就不去上班了,曾经奋斗所得的一切顿时灰飞烟灭。本来他还天真的以为单位会派人来劝解他,至少做一点点挽留状。没想到人家根本没理他,拿他当旷工处理。第一个月停发了工资,第二个月就除名了。

这时他的倔劲才真正上来,每天气鼓鼓的像个蛤蟆,跟整个池塘较劲。

这个世界也就是一个池塘,有淹死的,有一身烂泥的,唯独没有占了便宜还不沾湿的。

当然李希特也不是一时兴起,他原先蛮正常的,每天上班下班,风平浪静。但其实他对自己的现状越发的不满意,白天干活,见一模一样的人,开大同小异的会,处理的事情也都差不多。中午吃完统一发送的盒饭,隔壁办公室的同事

便拿着两副扑克牌，双眼无神的四下里询问，拖不拖？拖不拖？只要有人愿意，立刻拉开架势打“拖拉机”。有时李希特也被抓来当牌架子，摸到手中的牌时好时坏，突然有一天他就强烈地感觉到这根本不是他想要的人生。

所以才会有后面的一触即发，现在当三陪也不需要录像备选吧，何况挣这么几个碎银子，居然要拍“监狱照”，翻过来倒过去的像煎鱼饼，还不算牺牲了自己全部的精神世界和毕生的梦想。

李希特的梦想就是行走在自己编织的武侠世界之中。

最早的记忆来自于地摊书贩，那时他们把武侠小说拆分成二三十页一册，印刷和装订粗陋不堪，骗骗小孩子足矣。日租金一本是五分钱，一般都是看到最想看的时候就没了，李希特只好省出早饭钱来看书。那时还不至于着迷，只是感到毫不掩饰，极度夸张的血腥和暴力暗合了一个少年叛逆期的内心焦躁。

像陈青云的《残肢令》，柳残阳的《追魂帖》都曾经让李希特血脉贲张，他甚至傻到以为这就是历史小说。

他是上初中的时候迷上武侠的，当时深受一位历史老师的影响，那个老师就是一个地道的武侠迷，他讲通史闷得大伙想睡觉，但一讲起唐人传奇他就像通了电一样，连说带比画，一人饰百角，配以各人不同的语气和喜怒哀乐，他外貌是一个奇瘦的老夫子，如此这般就更加搞笑。说到引人入胜之处，同学们都屏住呼吸，连下课铃响教室里依旧纹丝不乱按兵不动。

历史老师说唐人传奇应该是中国最早的武侠小说。

学生时代的喜好本应该是一笑而过的，当不得真，也没人当真。但是李希特却跟历史老师成了忘年交，老师买到新出版的武侠小说就借给他看，他去老师家谈起精彩片断更是眉飞色舞废寝忘食。

有一次，两人谈完还珠楼主的《蜀山剑侠传》，老师对李希特感慨万千，他说武侠真的是成人童话，虽说那个江湖是根本不存在的，但游历其中还是欣喜若狂，否则真不知道该怎么打发这么沉闷的日子。

身怀绝技而又义薄云天，也许每个男人的心中都有自己的江湖。千古世人侠客梦。

成年之后，李希特还是一如既往地迷恋武侠，上班的日子是除了上班之外，他的闲暇时光几乎全泡在武侠世界，这么一路看下来竟然也是痴心不改，一直追到梁羽生和金庸为首的新派武侠小说，包括影视剧。总结下来电影还是最高境界，因为有声、光、电，有包装精美不留破绽的快意恩仇，生死绝恋，那个世界

更加让人如梦如幻。《功夫》，李希特就看了七遍，《卧虎藏龙》看了十六遍。

如果不是时代的变迁和更替，李希特肯定是怀揣一个梦想，但仍旧一成不变地走完自己压抑的一生。

好在他的精壮年碰上了这个时代，这个时代的好处是人人可以实现梦想，快男超女，芙蓉杨二，赵熊猫，周老虎，刘德华的杨粉丝和范跑跑都能占去那么多的报纸版面，总之日日翻新让人头晕目眩。当然，李希特对此也是不屑一顾的，他不是不想当一个规矩人，可是规矩了半天还不是要演讲作秀，要拍照录像被众人评点。还有种种令他匪夷所思的事被视为正常。李希特觉得自己被整个社会“恶搞”了，他渐渐感到自己像江湖上失散的一个孤侠，且战且退，一边寻找至高的盟主，一边刀剑相刃，抵抗无所不在的强敌，这种厮杀是没有对手的，他不满意的只能是自己。

所以突然有一天，李希特就不去上班了，在家写武侠电影，并坚信会独一无二的好。他要实现自己的梦想。

他也不是没有一点基础，在单位时算个笔杆子，年年上交的工作总结都是他写，他还是报社的通讯员，虽然都是好人好事的“豆腐干”，但见报率还是蛮高的。李希特觉得自己也并非是一步想登天。

一年半载的不上班还可以，但是三年多都这么干，而且什么也没弄出来，这在镇水街也还是惊世骇俗的。大家都是市井小民，讲的是“搵食”过日子，满大街匆忙奔波的人不全是為了嘴？可有谁是为了梦的？即便是有也不会住在镇水街吧，这种人住在广告牌上，住在娱乐版的花边新闻里。

邻居们见到如一，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，你家希特醒了吗？如一摇头，马上就得到安慰，再等等吧，有不做梦的，没有梦不醒的。然后长叹一声才转头离去，仿佛如一家里有一个垂死的癌症病人。

两口子回到屋里，如一道，你饿了吧？李希特把刷牙缸往桌上重重地一顿，道，饿什么饿，气都气饱了。如一没理他，拿过菜篮子摘豆角，道，你把人家的车搞成那样，你还生气？李希特道，我又不是故意的，他干吗跳下来就骂人，真是狗腿子，我最讨厌狗腿子，狗仗人势。如一道，人家那么好的车，当然心痛。李希特用鼻子哼了一声，道，粪土当年万户侯。如一不知是什么意思，却也懒得理他，只埋头摘豆角。

李希特这个人还真不看重钱，对有钱人更是不屑一顾。以前有工资的时候，“出了粮”就全部交给如一，零花钱都不留，但是口袋里总有钱，是如一放的。

李希特对钱没什么概念，只一样是交了钱便万事不管，除了油瓶倒了扶一下，家里家外全练如一一个人。

隔了一会儿，李希特有些烦躁道，别摘了别摘了，你听听我昨晚写的一段，真是神来之笔。如一头不抬手不停道，我听着呢。说话间李希特已坐到电脑前，深感如一在应付自己，不快道，你能不能安安静静地听？

如一还想说什么，看见李希特像孩子一样固执的表情，也只好手停口停，对李希特行注目礼。

李希特调整好情绪，对着电脑念道：“……桑吉君声音冷漠，摆出下段架势，刀尖指向脚前三尺远的地面。接着，徐徐由左伸臂画圆。对方决眦欲裂，瞪大了双眼追随着转动的刀尖，眼中的斗志渐渐消沉，像着了魔那样渗出茫然若失之色。

“刀身转到上段，画成一个半月形的刹那，桑吉君五体跳跃。对方的身体溅起血雾，往后倒仰。还没有哪一个对手能撑持到桑吉君的刀画出一个完整的圆，就已经毙命了。”

念完这一段，李希特微微有些自得。如一继续摘豆角，凝思片刻道，上次好像说的是绕指柔剑，怎么现在变成刀了？李希特道，那是我们这边的英雄，使剑，名叫无待。现在说的桑吉君是个日本人，用的是圆月刀法，凭此刀法，一时间江湖上没有对手。如一道，我是搞不清楚，你这戏里又没有爱情，我哪里记得住？李希特正待申辩，想想也没有意思，真是话不投机半句多，手在空中挥了挥道，你赶紧炒菜去吧。

如一去了公共厨房，里面的灶台一个接一个，离炉具近的墙体熏得漆黑，大伙都在里面为了一张嘴忙乎。炒菜的时候邻居问如一，怎么又吃豆角？虽说是便宜，可是也太老了吧。如一没有说话，只笑了笑。她确是图便宜啊，那还有什么好说的。前些日子天天吃冬瓜，吃得她看见冬瓜就反酸，真难为李希特不但没有怨言，还能想出什么圆月刀法，不是天才也是天才了。

这大概就是她能够容忍李希特的原因吧。她当然知道他不现实，可是不现实的人才可爱啊。而且做什么他吃什么，买什么他穿什么，有一次的衬衫是买一送一，他就这么轮着穿，就跟每天都不换衣服似的。如一说你应该在中间插一件其他颜色的衣服。李希特冷笑道，你怎么这么在意别人说什么啊？我换不换衣服关别人什么事啊？你这个人就是太世俗，所以我跟你在一起什么灵感也没有。搞得拼命赚钱奋力养家的如一无比自责。

如一在一家假发厂工作，每天坐在工作台前织假发，织得手酸眼花肩膀疼。虽说也是精原料，全手工，可是现在的人都崇洋媚外，国产货总也卖不起价。所以厂里的效益也不怎么样，常常是用假发兑充奖金福利。领一堆毛茸茸的东西回家，如一也没有办法，只能每个月把存货按照批发价批给个体户的商店和摊位，算是奖金，帮补家里的生活开支。

她刚才就是送货去了。

日子很不好过，李希特三年多没往家里拿一分钱，可是他要吃要穿，平时的花销用度一样也不会少。他们两个人还有一个儿子叫李想想，现在武汉大学读书，这孩子的学习倒是不用父母操心，而且也懂事。知道家里困难，为了省路费已经两个假期没回家了，留在武汉打暑期工，挣点小钱。要说如一有什么真正的困难，那就是她太想儿子了。

如一和李希特是相亲认识的，早年李希特也在工厂做事，媒人说他是厂里的笔杆子。如一这才有点心动，答应见面。见到人发现他也不是细细长长，梳分头，戴眼镜，胸口别个笔什么的。就跟工人完全一样，高高大大，粗生粗养，拧着眉毛，人闷闷的，话少。

如一说，也看不出来他内秀啊。媒人说，什么秀不秀的，结了婚以后都听你的不就行了嘛。

这一边的李希特，他并不喜欢话多的女人，见到如一，感觉她挺文静，又听说她下过乡，吃过苦的人比较会过日子，这话也是媒人说的。总之两个人看上去都是温吞水，却有一种前世修来的默契，不久就结了婚。

日子就像油画里的静物，单调中渗出一丝绵长的暖意。

晚餐只有一个菜，就是豆角烧茄子，另外如一给李希特煎了个荷包蛋，李希特闷头吃饭，也没问就一个煎蛋那你吃什么？自己饱饱的吃完两碗饭，抹了抹嘴就出了家门。如一知道他去了几条街外的习武馆，学咏春拳，这已经成了李希特的日常生活，除此之外，他也没有其他的爱好了。

第二天是星期天，一大早如一小灵通就响了，来电话的是如一厂里的同事，也是她的朋友。大伙叫这个人小美妈，她不是没名字，就因为有一个漂亮的女儿叫小美，大伙就忘记她名字了，只叫她小美妈。

小美妈很不愤，常说我很差吗？现在的人真是没素质啊，什么小美妈，小美妈是名字吗？真见了鬼了。

小美妈在电话里约如一去一家大型超市抢米。小美妈说米价马上飞涨，这次是涨价前的促销，价格不高反低，而且幅度大，买五十斤袋装的，能差二十多块钱呢。如一有些犹豫，小美妈道，你还犹豫什么？这又不是拜神，初一十五都有的拜，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，过了这个村就没那个店了。如一也觉得是这么回事，本来嘛，人可以不吃鱼肉，但不能像女明星减肥那样不吃大米啊。但如一还是不无忧心道，可是那家超市上一回抢油，出过人命啊。

所以啊，小美妈叹道，上一次的油才便宜多少钱？十一块六，都不到十二块，就已经踩死人了，那这一回，死都要去啦。你说是不是？！

于是两个人约了一个地方见面，小美妈说那个地方有超市的免费穿梭巴士路过，这样就连车费都省了。如一打心眼里佩服小美妈，觉得她就像超人一样，万事皆通。估计全市各行各业的“免费午餐”都难逃她的火眼金睛。

见到小美妈，如一发现她新理了头发，比平时短，吹得跟松糕一样，蓬蓬厚厚的。不等如一开口，小美妈便道，我的头发剪坏了，昨天理发馆人特别多，有一个新手谁都不愿意让他剪，我实在懒得等，就叫他剪了，还是不行嘛，把我搞得像出来混的似的。如一笑。小美妈依旧板着脸道，还有更离谱的，回到家小美问我是不是戴了假发？我说你都神经了，那是什么好东西我要扣在

头上？

小美妈显然是有备而来，衣服是短打，鞋子没有穿从不离脚的超级矮子乐，因为再粗的高跟也不适合在超市里拼杀，她换上了平底白饭鱼便鞋，有松紧带那种，再挤也不会脱落。

如——一切如常，她说小美妈，你不至于吧。小美妈说怎么不至于，像我这样的人，根本花不到男人的钱，只有靠自己胸口一个勇字在外面闯。你也不要笑，还不是跟我一样，你家希特醒了吗？没有。比我还多一张嘴，整天发大侠梦，他以为自己是金庸还是成龙？我要是你我都愁死了，也不见你着急。如一理不直气不壮道，男人都是有梦想的吧？小美妈道，问谁呢？他的梦想也太不现实了吧，好好地赚钱养家，让老婆一身名牌满手钻戒，那才应该是男人的梦想呢。如一无言以对，只是深深地喘了口气。

小美妈三年前离了婚，那个小美爸着实不堪，在外面有了外遇，租房过起了日子，但是闹离婚时死不认账，为的是把家里不多的财产再咬一大口，如果是理亏方，就分不到太多。小美妈当时也是一哭二闹三上吊，依旧唤不回丈夫的心，实在没有办法，她对小美爸说，就算你不心疼我，小美总是你亲生的吧，你总得让我们能过下去吧。小美爸还是不为所动，后来大伙才知道，他在外面养的女人给他生了儿子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小美妈发疯一样的去找证据，惊天动地地打了一场官司，算是保住了房子和有限的存款。

每回遇到难事，小美妈就会情不自禁地对如一念叨，我怕什么呀？我离婚的时候连脸都不要了，记者把我们家的家丑登在报上，不这么干我们家小美就得去当鸡，那个王八蛋就能把我们从房子里赶出去。我太热爱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了，给穷人做主，严惩坏蛋。我还怕什么呀我。

两个人正说着话，渐渐地身边就增加了许多等车的人，小美妈撇了撇嘴小声道，看见了吧，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，如果不是好事哪会来那么多人？别看他们现在都斯斯文文的，进了超市全是狼。如一环顾左右，发现众人的表情稀松平常，还有人专心看报。心想，小美妈离婚后看见谁都是敌人，真是十年怕井绳啊。也就在这时，免费巴士如约而至，只有一个站人就塞满了，一路狂奔着赶去超市。

这一天的超市真正是人山人海，大门口的外场彩旗飘扬，广告牌林立，高音喇叭里播放着既欢快又激动人心的音乐。简直就是鼓励抢购，恨不得你想杀人就一定有人递给你大片刀。

超市里面自然是人头涌动,像一波波黑色的海浪,因为有很多厂家想“坐米车”,借着抢米风潮也降价促销自己的产品,趟这道浑水,所以现场是买卖双方都热情澎湃,厂方代表撕裂了嗓子叫卖,买家只管把东西往购物车上搬,仿佛不要钱白给一样。

购物车早就被一抢而空,购物篮也踪影全无。如一和小美妈紧紧拉着手还险些被人挤散。如一说,要不咱们回去吧。小美妈打断她道,你给我住嘴。边呵斥边把她拉到人较少的化妆品专柜,并把自己斜背在身上的包摘下来直接套在如一的脖子上。看好了,小美妈说,这是我的身家性命。说完便没头没脑地冲进人海,抢大米去了。

如一左右背着两个包,早已被人仰马翻吓傻了眼,这时也只能脱口叫了一声,你小心啊!但实不相瞒,这一声完全被嘈杂淹没,连她自己都没听到。

隔了好大一会儿,小美妈总算是突出重围,只见她出来混的发型已是凌乱不堪,衣领被狠狠地扯到一边,文胸的吊带都露出来了,白饭鱼鞋算是没有挤脱,却已被踩得污七八糟,整个人像被人非礼过似的。好在她又挟又抱着两袋大米,算是阳光总在风雨后。如一见状赶忙迎过去,两人各抱一袋大米,暗自庆幸劫后余生。

这时小美妈果断地说,其他东西就算了,我们抢不过那些人,我跟你说他们是狼你还不信,晚一点人会更多的,咱们走吧。

两个人又一路狂挤到收银通道,只见一溜十几个收银口全是排队交钱的人,她们找了一条相对人少的队伍等待。这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,由于收银电脑超负荷工作,条条电路挤满了热钱,终于造成了超市的所有终端不堪重负,毫无预警的死机,收银系统全面瘫痪。

想一想,出口受限,入口却在无限量放人,人越涌越多,场面有多混乱可想而知。

兴奋异常的超市方面当然也没想到会出现这样的问题,工作人员全部出动,他们如临大敌,在场外跑来跑去的想办法,找人抢修,安抚躁动不安的顾客。但显然这些举动收效甚微,漫长的十分钟过去了,电脑什么动静也没有,高音喇叭里一遍一遍向顾客致歉。

半个小时过去了,电脑还是没有修好,幸而入口处已经停止放人进来,加之不少顾客没有耐心,骂骂咧咧的弃场离去,收银口处满是堆得小山一样的购物车和购物篮,另有更多的商品扔在地上,现场犹如地震后的汶川。

然而超市里的人也未见变少，人们该抢什么照抢，更有为机构买米的几个人，干脆坐在米堆上打“斗地主”，他们身强力壮，谁也不怕，泰国米都被他们抢完了。小美妈恨道，最憎这些机构，总是跟我们一起虎口夺食，又进股市楼市，让他们一扫，我们渣都没了。说完翻一个白眼，见到如一被挤得灰头土脸，不禁笑道，看你这个猫样。

干等了一个多小时，根本毫无希望了。高音喇叭又道歉，又说下个星期天会有更低的价格回报顾客，招来一片骂声。小美妈道，你以为是拍戏啊？再来一遍！骗鬼去吧。边说边放下手中的米叫如一走人，如一还想再等一等，小美妈道，你看你这个人，叫你来你犹犹豫豫的，叫你走你反倒不肯了，咱们也不能一棵树上吊死，就不信别处没有便宜货。

如一也的确是这样的人，凡什么事，要么不做，要做就认死理。

出了超市，小美妈忍不住自我安慰道，反正我们家囤了一百三十多斤米，我怕什么？！如一哇的一声叫出来，你天下粮仓啊你？！转身就要回超市，边说道，我家一斤存粮也没有，哪知道这东西会涨价，我等到天黑了也要等。小美妈死拽着如一不让去，最终答应让出一袋五十斤的米才算完。我怕你了行不行？！小美妈说。

出了超市便没有免费车可坐，就像去赌场的发财团，用车送进去好生招待，出来的时候未必有车送你去跳海。如一和小美妈决定步行一段去搭乘地铁，一块回小美妈家拿大米。

一路走着，算是轻轻松松，两袖清风，什么都没抢到嘛。

这时，路边的街市传来喧天的锣鼓声，远远望去，只见一支醒狮队在敲锣打鼓，两只五颜六色的狮子忽闪着大眼睛，忽高忽低地起舞，招致许多路人驻足观看。小美妈道，宁肯错杀，不能放过，咱们也看看热闹去。如一道，舞狮你没看过吗？有什么稀罕。小美妈道，万一有什么好事呢？谁没事请醒狮队，不要钱啊？！大米我肯定给你，你急什么。

两个人去了街市，原来是一家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的销售点，门口张红挂绿地舞狮子。小美妈道，卖彩票就卖彩票，不用这么夸张吧？如一不知该说什么，不成想旁边一个看热闹的人接话道，这个彩票点最近卖出的彩票，连中了三个三等奖，每个都是五百多万呢，不搞出点动静来哪里会有人知道？

只见他的话音未落，小美妈的眼睛刷的一下就亮了，像两支小火炬一样放射光芒。如一并不是不贪财，贪财是人的本性，何况她家里这么缺钱，只是她每

回跟在小美妈屁股后面买彩票，连个安慰奖都没中过，所以眼睛里就没有小火炬了。小美妈不同，她常常中个洗头水，炒菜锅什么的，用她的话说是小奖不断，大奖就在向你招手，老天爷无非在考验你的耐心罢了。

果然，听说这个彩票点运气好的人纷纷解囊买彩票，无数只胳膊伸进柜台里，乐得彩票点的点主——一个中年男人高兴得直搓手指头，一边安抚大家，一边催打电脑的小妹手脚麻利点。小美妈和如一也各买了几张。

两个人正待离开，小美妈无意间看到彩票点铺面的墙体上吊挂着一个电视机，里面不间断地播放着本彩点中奖人领奖时的录像，而且自动反复播放，估计是在这个缺乏诚信的年代以正视听。

从录像上看，这三个幸运儿都是在体彩中心兑奖。第一位领奖人比较正常，是一位约摸四十多岁，戴着一副金边眼镜的男士，他落落大方地接受记者采访，发表中奖感言。但是第二位和第三位领奖者就完全不同了，全部是帽子墨镜口罩一应俱全，身上也是包粽子一样裹得严严实实，不仅分不出男女，根本就是《夜半歌声》里受伤以后的沈丹萍。这两个人，其中一个领完奖金就匆匆离去了，记者追着他死都不开口。另外一个勉强开口才知是个女人，她表示对于这次中奖之事，告不告诉大人还没想好，但是绝不会告诉孩子，因为一夜暴富这种事也许会害了孩子。说完这些她也是逃跑一般地离去。

看到别人中奖，小美妈失落之余，还是觉得这种全副武装，严防非典一样的做法是可以理解的。因为钱是万恶之源嘛，小美妈说，搞不好就惹来杀身之祸，小心一点总是没错。如一就只当看了看热闹，她想反正自己永远不会中奖，哪来的这些烦恼？

小美妈却不这么认为，她还是叮嘱如一道，记得把彩票放在冰箱里，这样就绝不会丢，也不会搅烂在洗衣机里。

傍晚时分，如一扛着一袋大米回到镇水街，虽说从小美妈家回来要换两次车，还要搭地铁，但总算是略有斩获，不虚此行。回到家中，李希特已经起了床，洗漱完毕之后饿得不行，只好吃了一碗泡面。得知如一出去一天就是为了抢大米，不禁叹道，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呢？这脑袋里要进多少水才能干出这种蠢事？那个小美妈，从头到脚就是一个俗字，你却屁颠屁颠地跟着她，你还有没有脑子？李希特一边说，一边点着自己的太阳穴。

已是筋疲力尽的如一没有说话，她瘫在椅子上心想，咱们俩真不知道谁脑子进了水，你放眼看看这个社会，谁会不要工作和奖金，不要福利和医保，呆在